

尼克森世局咨文對中東局勢之影響

石樂三

壹 前言

本年二月九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向國會所提出的世局咨文，其中有關中東政策方面者大致可分成四大部分：一是當前的障礙；二是阿、以紛爭的解決；三是美俄抑制的需要；四是未來的問題。（註一）

今年的咨文雖然仍保持着和平政策，但是與去年的咨文相較，無論在措詞和態度上，無疑地轉趨強硬起來；且對蘇俄趁着阿、以紛爭機會，以永久擴張其在埃及的軍事地位，表示最大的關注。蘇俄利用埃及依賴蘇俄供應武器的加強，獲得了埃及海空設施的利便，就東地中海的地方性、地區性及全球性的軍事均衡而言，都具有嚴重的含義。再就東西方關係而言，大西洋同盟對這些含義不能加以忽視。

尼克森態度的轉變，至少憑藉兩個重大的因素：第一是由于美國今秋的大選，共和黨必定要利用猶太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力來爭取勝利；第二是美國在印巴戰爭中受制於蘇俄，今後美國在中東地區必將力爭上游，不能再遭受到蘇俄的軍事嚇阻。最近美國恢復對以色列大批幽靈式戰鬥轟炸機及天鷹式戰鬥機的供應，以及美國在技術上協助以色列新武器的製造，都足以獲得具體的證明。

貳 當前的障礙

尼克森在咨文中首先指出，美俄在中東的利益雖然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兩大國都無意爲了利益衝突而捲入這個最具爆炸性的地區。

尼克森世局咨文對中東局勢之影響

當前的障礙很多。在中東地區裏，地方緊張情勢却不時的威脅戰爭，當然其中以阿、以紛爭爲最甚。但也有其他的緊張情勢。在波斯灣，英國與酋長國之間的特別條約關係於一九七一年末終止；新政治的實體與結構的穩定仍然需要強化。在塞普魯斯，希裔與土裔塞人到現在一直沒有尋求一個持久的和諧方式。敵對——個人的，宗教的，人種的，經濟的，觀念學的及其他方面的——分開了伊斯蘭世界（Islamic world）。分散在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繼續爲收回故鄉而奮鬥，使阿拉伯國家及以色列緊張情勢的加劇。此地區穩固與溫和的政府遭受到顛覆活動的恫嚇，這種活動也有從外來的協助與支持。

列強的互爭利益亦是造成緊張情勢的導源，這不僅加添了地方的動盪不安，同時亦使衝突的危險更爲擴大了。所以各大國對此必須獲致默契的或明確的互相諒解。

在中東，同世界以外的新關係正在發展中。幾個大國有吸引力去開發這些新關係，亦有吸引力去增加它們的軍事干預，或者阻撓在此地區爲了單方的政治利益而尋求一切和平努力工作。這只能點起緊張情勢的火絨，而結果超出地方紛爭的問題。但是，也有機會使各大國通力合作貢獻出其對中東和平的努力，以便在其自己的全球性關係中促進建設性的趨向。

參 阿以紛爭的解決

（一）阿、以的和談立場

當前中東和平與安定的最大威脅依然是阿、以紛爭。去年曾發現一個談判開始的新途徑，這項談判途徑並未產生效果。但美國在過去三年中所從事

較多的外交努力，從未對解決途徑的若干障礙抱有幻想。

以色列人尋求的是真實的安全。這不只意謂阿拉伯所提供的正式和平；同時亦意謂阿拉伯人意願讓以色列人在不受未來的阿拉伯政策變化的影響條件下得以生存。這對以色列來說，為了安全的理由，需要在其一九六七年以前邊界的改變，同時亦需要提供有如非軍事化及國際保證的格外保障。以色列指出——並引證最近在南亞所發生的印巴戰爭為例——正式和平的狀態本身不足以保證安全，而國際的保證也不足代替安全的自然狀況與方法。在雙方無條件的未達成協議時，以色列將繼續保留其所佔領阿拉伯的領土。

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希望歸還其被奪取的領土的預先保證。他們也為巴勒斯坦人的悲運尋求公正的解決。有些阿拉伯政府曾表示準備接受以色列在一九四九年與一九六七年之間的状态，但任何超越這個範圍是絕不能容忍的，而且認為這是以色列擴張主義的意圖。因而他們反對任何關於戰前邊界的改變。同時阿拉伯人感到不能讓這種情勢變成凍結；他們重申對抗以色列佔領阿拉伯土地的決心。

(二) 打破僵局的途徑

這種類似循環作用 (vicious circle) 是解決阿、以問題的真實難題。過去曾經嘗試兩種途徑以打破此僵局。

一、試圖獲得互相所需要的重要保證——以色列人需要和平，阿拉伯人需要領土——作為談判第一階段。這種途徑自一九六七年以來一直視作努力和平的方向。聯合國安理會特使賈林，四國及美俄兩國都曾經嘗試尋求一個使「阿以雙方達成滿意的談判」方案。

二、一九七一年開始進行一項不附帶預先安排承諾之重要問題的談判途徑。這項途徑希望達成一項「臨時協定」以利於基本問題的解決。

為了探尋一項有理解力的解決中東問題，美國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初就曾依照聯合國安理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二四二號的決議案覓求政治解決方案。其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六九年，美國初次與俄、英、法三國進行協商有關談判問題，藉以尋求一項能為各方接受而當作談判開始點的方案。蘇俄於一九六九年底即曾放棄這項任務。翌年春中東情勢遂告緊張，以色列與埃及不時發

生嚴重的軍事衝突，巴勒斯坦游擊隊也跟着活動起來。

第二階段：由于中東新的緊張情勢與蘇俄的很顯然失却對未來合作上的興趣，美國於一九七〇年六月始決定只有試圖探擇打破危局的一途。我們不能坐視這種惡劣情勢演變成一場熱戰。因此，我們主動的邀請以、阿雙方要求「停止射擊與開始談判」。我們建議一項停火與軍事靜止狀態，以便為恢復談判而努力。雙方於同年八月同意接受該建議。旋因埃及與蘇俄破壞靜止狀態協議，約旦發生內戰及敘利亞軍隊於九月侵入約旦，故中東和平談判陷入停頓之中。

(三) 賈林的中東和談建議

賈林特使於一九七一年一月開始與以色列、埃及會商談判問題，二月八日正式向以、埃雙方提出一項中東和平談判建議，同時以備忘錄遞交雙方要求給予「肯定的」答覆。在備忘錄中要求以色列「從佔領埃及的領土撤退到以前的埃及與英國托管巴勒斯坦之間的國際邊界的承諾。」同時要求埃及「與以色列開始和平協定的承諾。」埃及正式答覆表示接受。以色列願意進行談判並希望達成安全與承認的邊界協定，但不同意預先從佔領區撤退到以前國際的邊界。於是賈林的任務終於二月底中斷。

(四) 美國的重開運河六點建議

美國為尋求一項臨時協定，注意力又轉向另一個途徑——一項以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及以色列局部撤軍的協定方式而導致和平的臨時步驟。這項觀念曾被以、埃雙方公開的建議，又經國務卿羅吉斯於一九七一年五月訪問該地區時向雙方所探究。同年秋天我們曾經認明六點談判方案：

——臨時協定與全盤解決的關係；

——停火的持續時間繼續談判保持一個可忍受的氣候；

——自運河撤軍的範圍；

——監督安排的本質；

——埃及人出現運河東岸的本質；

——當臨時協定時期以色列對運河的使用。

這六點方案不是技術的問題，而對阿、以雙方都進入了安全與和平基本

問題的中心。例如：埃及是可接受臨時協定只是含有最後收復所有被佔領的領土含義。但以色列可以接受臨時協定却不認可安全的邊界未經達成協議而要恢復領土。然而，倘若雙方能暫時將最後的解決歧見擱置一邊，這項臨時協定的方法能使具體的步驟獲得進展。愈對臨時協定所提的方案存有奢望，則愈使雙方的歧見難以消除。

肆 美俄抑制的需要

阿、以紛爭不是美俄爭執的首要問題。世界列強也不能解決阿、以紛爭；但顯然各大國的姿勢能使協定易於達成。大國的軍火能燃起衝突；大國的外交地位能使衝突更為難以處理；大國單方面的非法自私自利益能煽動新危機。倘若美國或蘇俄感到別人利用談判或延誤解決以增高的政治地位而犧牲別人的地位，那麼和平的希望將逐漸毀滅了。

關於這方面，蘇俄利用阿、以紛爭永久擴張其在埃及的軍事地位已為美國所關注。蘇俄亦利用埃及依賴蘇俄的軍事援助而獲得了在埃及使用海空軍設施的利便。這無論對於地中海地區或全球的勢力均衡的穩定都具有嚴重的含義。大西洋同盟不能忽視此一含義影響東西方關係。

這不過是美俄在達成中東穩定局勢的諒解失敗結果中的一例而已。大國間重要利益的牽涉，以及彼此的意見不同，都是失敗的癥結所在。如果大國徒藉利益反對別人，或者別人拒絕予以合作，大國想協同當事國的雙方達成協定是不會成功的。

這是美俄在一九六九年就中東問題的談判理論基礎。談判不幸失敗是因爲兩項發展：

——蘇俄嘗試提出一項最後政治與領土的藍圖，包括最後的邊界以代替協助談判方式。雖然美國主張非真實的修改邊界，但是美國擬使邊界更爲安定。一九六九年秋季，我們曾就問接阿以談判和蘇俄達成一項可能的程序；但是等到十二月蘇俄忽然改變態度。

——蘇俄在一九七〇年初爲了建立其在埃及巨大的軍事力量再度的延遲了談判。埃及沿蘇彝士運河以「長期戰爭」(war of attrition)逐漸緊張起來，以色列空軍隨之深入埃及施行轟炸。於是，蘇俄在埃及散置了約八十座地

尼克森世局咨文對中東局勢之影響

對空飛彈設施，同時蘇俄飛行人員參加埃及戰鬥行列，約有蘇俄飛彈及技術人員五千名，顧問一萬一千名。由於蘇俄的直接介入而破壞了一九七〇年八月所達成的軍事靜止協定，以色列拒絕了中東和談直至破壞行動加以糾正爲止。因此，美國才對以色列提供應付這種情勢的援助方法。蘇俄從此開始對埃及提供若干地對空飛彈及其他新式米格機。最近蘇俄又運交多架 Tu-16 型轟炸機，機中裝有空對地飛彈。這種裝備多由俄人操縱防守。

蘇俄有興趣避免中東的巨大衝突。我們希望蘇俄瞭解適合於這個興趣的最好方法是：限制武器供應，抑制使用爭論而提高其本身的軍事地位，以及鼓勵和平談判。

伍 未來的問題

的確，當前亟務是尋求解決阿以紛爭的途徑。

——最低限度，假如談判的氣候得以保持，停火必須維持。談判進行應依照順序提供有價值的政治選擇來代替軍事解決的鼓勵。

——絕不許軍事平衡誘惑一方覓求容易的勝利或者驚恐另一方陷于絕望境界。結束武器競賽當然是穩定均衡的最好希望。

——然而，單憑維持軍事均衡的本身政策不能帶來和平。爲了尋求整個阿、以紛爭的解決，必須繼續由賈林特使主持和談工作。如果雙方願意接受我們所提的臨時解決方案，當然我們仍願盡力協助。倘若使這項臨時途徑成功，必須設法促使這種情勢在實際與局部各方面的進展，而勿升高阻撓一個有理解解決方法的所有足以引起爭論的問題。

——美俄能鼓勵阿、以雙方開始誠懇的談判以獻出其解決的方法。各大國也有責任增高而不暗傷在此地區中基本穩定的條件。須知投入此地區中全球性戰略的敵對是與中東和平及美俄關係互相矛盾的。

和平能使中東所有力量 and 資源自由向更豐饒的經濟企業和繁榮社會的方向發展。美國渴望一個建設性而與此地區各國與人民互有利益關係的新時代。這些希望的實現——他們的和我們的——寄托在和平的成就上面。

陸 阿以雙方對咨文的反應

阿、以雙方對於尼克森今年咨文的反應與去年咨文比較，却完全相反。

尼克森在去年咨文中曾經指出：除非以色列從阿拉伯領土撤退，中東問題將永遠不會解決的；呼籲美、俄、英、法四國提供解決中東問題的保證；承認巴勒斯坦難民的合法熱望。這都是有利於阿拉伯國家的。所以曾獲得它們一致的讚揚。

但阿拉伯各國對尼克森今年的咨文紛紛加以抨擊。認為尼克森全力攻擊蘇俄加強埃及的軍事力量，但對美國本身過去和最近的提供以色列攻擊性武器包括幽靈式噴射機的事實閉口不談，實在是太不公平。

開羅日報AL AKHBAR在社論中指出：尼克森咨文的保有條件意謂蘇俄應該停止對阿拉伯人的軍事援助「以使他們在以色列侵略者前面陷於孤立無援地位。」該報又強烈的譴責說：實際上「尼克森正在尋求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毀滅，並希望見到阿拉伯人變成窮困的難民們。」該報社論是以尼克森咨文「已經遮蓋不住美國的醜陋面目」為題的。

埃及新總理薛德基(Aziz Sidky)曾向國會宣稱：尼克森咨文對中東政策的動向是「以蘇俄對埃及的軍事援助作為恫嚇升高中東緊張情勢的藉口」。

貝魯特一家右翼獨立報AL NAHAR的專欄作家米奇爾(Michel Abou Jawdeh)著論稱：尼克森及其政策要對美國所畫出關於中東的「黑暗圖畫」負最大的責任。倘若蘇俄也想畫出其中東地位的圖畫，它們會用「光明的顏色」。米奇爾更指出：在美、俄、毛共三角鬥爭中阿拉伯世界是唯一的喪失者。

貝魯特另一家右翼報紙AL JARIDA專欄作家馬利克(Adel Malik)指出：當尼克森談到蘇俄武器運交埃及與蘇俄軍事技術人員留在埃及時，他並未談到關於美國武器的運交或正在運往以色列途中。」他又說：「尼克森告訴我們關於俄國人在埃及操作飛彈……但他却未曾告訴我們關於美國公民在以色列軍中服役的情形，這甚至超過美國的技術人員的留在以色列。」

「我們不是要問尼克森所給予關於蘇俄在埃及的影響力程度消息的正確性……而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關於美國當前在解決中東危機所能扮演的角色。」這位作家表示相信倘美國會放棄它對於以色列的「絕對偏見」，美國仍能在中東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貝魯特又一家右翼報紙AL HAYAT同意尼克森在咨文中所說的中東情

勢「較比危機更為嚴重」，但勸告阿拉伯人要把這件事加以嚴重的考慮。該報指出：從一個角度看來，尼克森的咨文應該提高阿拉伯外交的注意，就是：為了一切實際上的理由，阿、以衝突已變成一個美俄之間的鬥爭。這家報紙一向是站在堅決反對蘇俄出現在中東的立場。

至于以色列方面，梅爾總理曾對尼克森去年的咨文作強烈的反應，並警告美國政府低估了以色列絕不返回「六日戰」以前的邊界；美國政府知道用壓力不能迫使以色列放棄其所佔領的領土，包括戈蘭高地，東耶路撒冷及薩目錫克等地；以色列需要成爲一個安定的國家，而顯明地須以猶太人爲多數，這暗示以色列無意將巴勒斯坦難民遣返故鄉。

但以色列對尼克森今年的咨文則甚表喜悅。認爲美國在中東忽然對蘇俄採取強硬態度，主要原因是由於蘇俄在這次印巴戰爭中奪取優勝，所以不能再讓蘇俄奪取中東的霸權。而在制衡美俄兩大勢力方面，以色列更認爲它是極有影響作用的國家。

柒 咨文對中東局勢的影響

尼克森的咨文有關中東部門已引起了阿拉伯人激怒。這顯示華盛頓與阿拉伯世界的基本衝突是依然不變的。阿拉伯人爲了繼續將重點放在與以色列衝突上面，並爲了美國偏袒以色列，結果使阿拉伯人不得不讓蘇俄留在中東地區；但是，華盛頓的看法不同，却認爲蘇俄與共產主義者是此地區的真正敵人。這種舊爭論一直在持續中。

一九四八年第一次阿以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即曾促使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參加西方同盟反對莫斯科，同時亦嘗試說服阿拉伯人蘇俄與共產主義者的恐懼大過以色列的。在一九五六年運河戰爭後，華盛頓實行艾森豪主義以填充英法在此地區所遺留下的空隙，並給予阿拉伯國家援助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這項政策加上舊有的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同盟政策，曾經由於一九五八年伊拉克的軍事情勢而變而使巴格達協定(Baghdad Pact)先遭瓦解。

如今，阿拉伯人逐漸接近於莫斯科——蘇俄在中東的影響力因爲阿拉伯各國在「六日戰」的敗北而劇增。蘇俄對阿拉伯國家武器的援助亦日益在增加中。一九七〇年，當以色列以幽靈式飛機深入埃及內陸大肆轟炸時，蘇俄才

開始將大批的飛行員及軍事人員派往埃及。

儘管尼克森警告，但是蘇俄仍然要在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強軍事力量。很顯明地，當美國決定對以色列恢復幽靈式及天鷹式飛機之際，埃及總統沙達特即趕往莫斯科要求更多的軍事援助——而且有跡象顯示蘇俄已答應提供埃及更多的新式武器，並派遣技術人員隨同武器前往。

尼克森的世界咨文發表之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緒高漲起來，而蘇俄與阿拉伯國家的合作越來越近了。

當埃及總統沙達特結束訪俄之後，伊拉克革命最高委員會副主席及執政的復興黨副書長泰克瑞提(Sidam Hussein Takriti)緊接着於二月中旬率領一個龐大代表團前往莫斯科作一週的訪問，隨行人員包括外交部長哈斯(Murtada Al Hadithi)、石油部長哈瑪第(Saadoun Hammadi)、三軍參謀長閃歇爾少將(Major Gen. Abdel Jabbar Shanshal)及空軍司令哈雅威准將(Brigadier Gen. Hussein Hayyawi)等重要官員。

伊拉克代表團這次訪俄的目的是在加強兩國間的經濟、文化、政治、軍事各方面的關係。在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特別強調石油問題。莫斯科支持伊拉克在對西方所有「伊拉克石油公司」(Iraq Petroleum Company)的爭執，並重申蘇俄協助發展伊拉克的國家石油工業。這項石油工業是指着北部路美拉油田(North Rumelia Oilfield)而言，此油田原由伊拉克石油公司探測，嗣由蘇俄給予財政與技術的援助。此油田擬於今年四月間正式開始生產，將成為伊拉克規模最大而最具經濟價值的油田。

雙方在公報中強調阿拉伯國家對抗帝國主義與猶太民族主義鬥爭的需要。同時對蘇維埃共產黨與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政府過去會共黨主義及反俄的運動。(按：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政府過去會大肆逮捕共黨份子，以致惹起蘇俄領袖階層的憤怒。)

更重要的，公報中聲明雙方將進一步以「條約方式」(Treaty Form)增高俄、伊兩國的友好關係。據巴格達傳來消息，兩國將於四月間正式簽訂一項類似俄、埃十五年友好合作條約，屆期或由蘇俄總理柯錫金親赴巴格達簽訂此一長期條約。此果成為事實，伊拉克南端的巴士拉港(Basra)將成為蘇俄海軍經常出入波斯灣的停船港口。這對美俄在地中海勢力的消長影響至深。

尼克森世局咨文對中東局勢之影響

蘇俄國防部長格利什科元帥(Marshal Andrei Grechko)曾於二月廿日赴開羅訪問，在逗留四天中，曾與埃及國防部長沙戴克將軍(Lt-General Mohammad Ahmed Sadek)就沙達特總統二月初訪問莫斯科所討論有關軍事問題作進一步「具體步驟」的決定。格利什科離埃前曾發表聯合公報稱：雙方曾就加強兩國合作交換意見以增加埃及的「作戰」能力。公報中不用「防禦」(defensive)而用「戰鬥」(Fighting)字樣，實含有特殊的意義。(按：沙達特與克宮領袖在莫斯科所發表的公報則稱蘇俄提高埃及的「防禦力量」。)

蘇俄第一副總理馬祖洛夫(Kirill Mazurov)於二月廿一日曾率領十四人代表團前往大馬士革作五天官方訪問，團員中包括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索科拉夫將軍(Gen. Sergei Sokolov)及蘇俄政府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沙什科夫(Senyon Shachkov)等。

馬祖洛夫抵達大馬士革機場時曾對記者說：他此次來敘訪問是應敘總統阿薩德所邀請。在與敘利亞領袖會談時，將澄清兩國間相互關注的問題所抱態度，並協同對帝國主義與猶太民族主義的鬥爭。

利比亞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兼副總理賈路德少校(Major Abdul Salam Jaloud)曾於二月廿三日率領一個廿五人代表團赴莫斯科訪問，隨行人員有工業及經濟部長及軍事專家等。這是從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利比亞王權被卡薩菲推翻以來首次訪問莫斯科。

蘇俄曾經宣佈與利比亞代表團簽訂一項聯合發展與煉油協定。塔斯社消息：此項協定規定關於探測及提煉石油各方面的合作，以及開發經濟資源並訓練利比亞之技術人員。(註二)

又據未經證實的報導：該項協定也包括一項秘密武器交易，蘇俄以地對地飛彈及米格廿三型噴射機提供利比亞。這些新式武器運交利比亞後將轉交埃及使用。(註三)

利比亞為報復英國在宣佈退出波斯灣前夕，曾於去年十二月初擅將波斯灣具有戰略價值的三個島嶼讓與伊朗，結果將「英國石油公司」全部收回國有。而利比亞強人卡薩菲亦曾再三聲明唯一打擊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有效途徑莫過於石油的制裁。所以利比亞要想利用蘇俄接替美國部份石油利權是不無可能的。

其實，利比亞一向是以反俄聞名於阿拉伯世界的。卡薩非曾公開對記者表示：「蘇俄是個帝國主義大國。它扮演着完全同美國一樣的帝國主義角色。」「蘇俄幫助我們不是無代價的，也不是什麼恩惠。我們必須保持作爲主宰自己自由的主人能力。」他更強調說：「當我們戰勝以色列之時，如果這一勝利意味着由蘇俄勢力代替美國勢力在我們地區中佔了上風，那麼這一勝利就毫無意義和代價了。」他指責蘇俄在印巴戰爭中的立場：「在衆目睽睽之下，我們看到幾十萬回教徒被蘇俄提供印度人的武器所殺害。」「當全世界最後想試圖實現停火的時候，蘇俄却百般的加以阻撓，一星期內便三次使用否決權。」（註四）

捌 結語

總之，今日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地位的式微，而蘇俄的兇鋒萬丈，成爲尖銳的對照。美國不欲挽回頹勢則已，如欲挽回頹勢，必須說服以色列實行安理會一九六七年的決議案，並順應世界輿情放棄其長期佔領阿拉伯領土的政策，以換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訂一項和平協定。此未始非以色列廿年來所夢寐以求者。否則，長此拖延，愈使阿拉伯人加深對蘇俄之依賴。最後恐難免導致美國在中東較在南亞遭受另一次更嚴重的挫折！

註一、The Daily Star, Beirut, Feb. 10, 1972, Section on middle East in Nixon's Foreign Policy Report.

註二、Moscow, March 5, 1972 (NYT), by Hedrick Smith.

註三、The Guardian, London, March 7, 1972, by Peter Hillmore.

註四、據二月二日貝魯特「狩獵者」週刊記者的報導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脫稿

上接第70頁

仍在各個不同海域，此隱彼現地相互搜索，用飛機來偵察海面的船隻，用搜索與殺人的潛艇（the hunter-killer submarines）來跟蹤擁有飛彈的潛艇（the missile-carrying submarines），以進行水底的可怕遊戲。總

之，這是一方不希望另一方，在世界任何海洋，能以建立一項明顯的海權優勢（a clear superiority in naval power）的原因。

歐洲能照看自己嗎？

一項使人感覺奇怪而不解的事情則是，西歐現在正在強調自己不同的本體（a separate identity of its own），却又寧願在環繞歐洲的海域上仍完全依靠美國。這是美國人扮演歐洲人的身份，保護着北大西洋船隻的通路；歐洲人依賴美國的第六艦隊以平衡俄國人在地中海的力量，有過於依賴美國在中歐的駐軍以保持歐洲的均勢。倘使美國的第六艦隊一旦離去或撤走，南歐與北非必將大起恐慌，中東則更不必說了。大西洋的情形尚且如此，太平洋則更不必說，一切都是美國人的事情。唯一的海域美國人尚未永久出現或駐留的乃是印度洋，在過去四年之中眼見蘇俄在該處建立起地區性的優勢（a local superiority），而壓倒了一個在該處保有正規駐軍的「北約」國家——英國。

倘使英國的英斯首相、法國的龐畢度總統與西德的布蘭德總理所說，他們有心要想分擔美國的若干負荷之說不假，則這些負荷必須包括海權在內，尤其是潛艇。這是他們應該處理與解決的問題。還有什麼東西較諸一個要想謀求團結與統一的歐洲，而對於環繞它自身的海洋與天空而不去承擔其主要責任，更爲嚴重？

季辛吉原著

李其泰教授譯

美國外交政策

每冊實售 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